

故宫的书法风流(16)

颜真卿的血色文稿(三)

□祝勇



颜真卿像



“安史之乱”兵荒马乱中，杜甫逃到了邕州（约在今湖北安陆一带），把家安置在城北的羌村。由于长期的淫雨，邕州附近的三川山洪暴发，淹没了广大陆地。远方是兵灾，眼前是洪水，他喘息未定，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。

狼狽流亡 杜甫被俘后趁乱逃跑

杜甫安顿好妻子儿女，就立刻赶往灵武投奔肃宗。在路上，他落入了乱军之手，被押到长安。身陷叛军，家人不知死活，杜甫写下了缠绵悱恻的一首诗：

今看瀼州月，
闺中只独看。
遥怜小儿女，
未解忆长安。
香雾云鬟湿，
青辉玉臂寒。
何时倚虚幌，
双泪泪痕干。

杜甫和妻子，相隔六百里，却音讯全无，只能在不同的地方看着相同的月亮思念对方。杜甫的诗，像《月夜》这样细腻、深情的并不多，但这诗的确是出自杜甫。生死未卜之际，他最想念的，是爱妻的“香雾云鬟湿，青辉玉臂寒”。有人说：“他以为自己不会写情诗，她也以为他不会写情诗。但是乱世之中，他挥笔一写，一不小心，就写出了整个唐朝最动人的一首情诗出来。”

九个月后，杜甫才趁乱逃跑。这过程，杜甫记在诗里：

西忆岐阳信，
无人遂却回。
眼穿当落日，
心死著寒灰。
雾树行相引，
莲峰望忽开。
所亲惊老瘦，
辛苦贼中来……

这是三首组诗中的一首，组诗的名字叫《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》，连杜甫自己都称“窜”，可见逃亡过程的狼狽与惊慌。逃出长安城，他迎着落日向西走，一边走，一边紧张地四下张望（“眼穿当落日，心死著寒灰”）。远树迷蒙，吸引他向前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透过树影，看到了太白山的巨大轮廓（“雾树行相引，莲峰望忽开”），不禁心中一喜，凤翔就要到了。

青山苍树间，王维和杜甫曾各自奔逃，像受惊的鸡犬，他们惊世的才华，在这个时刻完全无用。那时的帝国，不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在奔逃，连唐玄宗也不例外。或者说，皇帝的逃，导致了所有人的逃，以皇帝的车辇为圆心，逃亡的阵营不断扩大，像涟漪一样，一轮一轮地辐射。

并一笔画地把它写出来，这就是颜真卿了。置身这不完美的人间，心里守着一个完美的标准，



《祭侄文稿》局部 唐 颜真卿

至暗时刻 颜杲卿父子遇害

连唐玄宗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。马嵬坡，唐玄宗的大舅子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处死，纷乱的利刃分割了他的尸体，有人用枪挑着他的头颅到驿门外示众。至于杨贵妃之死，自唐代《长恨歌》、清代《长生殿》，一直到今天的影视剧，都一遍遍地表达过，中国人都熟悉，无须多言。我想补充的，是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里的虢国夫人，在得知哥哥杨国忠、妹妹杨贵妃的死讯后，带着孩子逃至陈仓，县令薛景仙闻讯，亲自带人追赶。

虢国夫人仓皇中逃入竹林，亲手刺死儿子和女儿，然后挥剑自刎，可惜下手轻了，没能杀死自己，被薛景仙活捉，关入狱中。后来，她脖子上的伤口长好，堵住了喉咙，把她活活憋死了。

皇族尚且如此，小民的命运，就不用说了。“靡靡逾阡陌，人烟眇萧瑟。所遇多被伤，呻吟更流血。”“四海望长安，颦眉寡西笑。苍生疑落叶，白骨空相吊。”百姓的生命，像树叶一样坠落。呻吟、流血、闪着寒光的骷髅，已成为那个年代的常见景观。“安史之乱”的惨状，像纪录片一样，记录在李白、杜甫的诗里。

前面说过，“安史之乱”是大唐王朝，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的“至暗时刻”，那黑，黑得没边没沿，让人窒息，让人绝望。而颜真卿目睹侄儿

季明遗骸的那一刻，则是“黑夜里最黑的部分”。

若说起“安史之乱”期间所经历的个人伤痛，恐怕难有一人敌得过颜真卿。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是在常山城破后被杀的，那个如玉石般珍贵、如庭院中的兰花（《祭侄文稿》形容为“宗庙瑚璉，阶庭兰玉”）的美少年，在一片血泊里，含笑九泉。

颜杲卿（颜季明的父亲）被押到洛阳，安禄山要劝他归顺，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，安禄山一生气，就命人把他绑在桥柱上，用利刃将他活活肢解，还觉得不过瘾，又把他的肉生吞下去，才算解心头之恨。面对刀刃，颜杲卿骂声不绝，叛贼用铁钩子钩断了他的舌头，说：“看你还能骂吗？”颜杲卿仍然张着他的血盆大口痛骂不已，直到气绝身亡。那一年，颜杲卿六十五岁。

除了颜杲卿，他的幼子颜诞、侄子颜翎以及袁履谦，都被先截去了手脚，再慢慢流尽最后一滴血。颜氏一门，死于刀锯者三十余口。

颜杲卿被杀的这天晚上，登基不久的唐肃宗梦见了颜杲卿，醒后为之设祭。那时，颜杲卿的首级正被悬挂在洛阳的大街上示众，在风中摇晃着，对眼前的一切摇头不语。没有人敢为他收葬，只有一个叫张湊的人，得到了颜杲卿的头发，后来将头发归还给了颜杲卿的妻子崔氏。

血泪文稿 书法史上最沉痛的文字

颜真卿让颜杲卿长子颜泉明去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，已经是两年以后，公元758年，即《祭侄文稿》开头所说的“乾元元年”。那时，大唐军队早已于几个月前收复了都城长安，新任皇帝唐肃宗也已祭告宗庙，把首都光复的好消息报告给祖先，功勋卓越的颜真卿也接到朝廷的新任命，就是《祭侄文稿》里所说的“持节蒲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，充本州防御使”。

颜泉明找到了当年行刑的刽子手，得知颜杲卿死时一脚先被砍断，与袁履谦埋在一起。终于，颜泉明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和颜杲卿的一只脚，那，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。这是名副其实的“粉身碎骨”了。颜真卿和颜泉明在长安凤栖原为他下葬，颜季明与卢逊的遗骸，也安葬在同一墓穴里。

因此，《祭侄文稿》不是用笔写的，而是用血浸的，用泪泡的，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沉痛，也最深情的文字。支撑它的，不只是颜真卿近五十年的书法训练，更来自颜真卿的人生选择。而颜真卿的人生选择，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选择，也是整个家族的选择，在这一点上，颜真卿、颜杲卿、颜季明、颜泉明等几代人，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，好像接受了某种命令。但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命令他们，是文化、是道德观在“命令”他们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出自道德的“命令”，虽没有强制性，却更值得遵守。

随着唐朝建立，“中国”突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，不是“中国”在拥抱世界，而是世界在走向“中国”。长安的外国人已超过一万人，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会。各种来自异域的服装、玩物、游戏、歌舞，无不炫耀着异域文明在世俗生活中的诱惑力。唐代物质世界的灿烂与淫靡，我们从周昉《挥扇仕女图》卷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、《簪花仕女图》卷（辽宁省博物馆藏）、阎立本《步辇图》卷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、佚名《宫乐图》卷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这些唐代绘画中，从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、当代薛华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这些奇书中一眼可以望穿。《隋唐嘉话》曾经提供一个有意思的细节：

唐玄宗继位时，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、珠玉、锦绣等珍贵物品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，以显示他拒绝这些“糖衣炮弹”的决心，但不出几年，他就被奢华的进口商品彻底征服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物质生活的精致与繁丽，有时并不能使人的精神蓬勃向上，倒容易使人的身体沉沦向下，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。对此，笔者在《故宫的古物之美2》中谈论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卷时曾有论述。于是，原本属于中原文明的正面价值，比如忠诚、勤俭、孝顺、敦厚等，被异族生活的五色迷离、潇洒随意所冲淡。葛兆光先生在《中国思想史》中写道：“面对越来越放纵的情感和越来越失控的欲望”“以汉族为中心的伦理准则渐渐失去普遍的约束力，使传统的行为模式渐渐失去普遍的合理性”。

我也曾说：“物质主义的世界让人心变硬，没有教养，变得六亲不认，变得笑贫不笑娼（‘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’的传统信条被彻底动摇，财最重要，谁管它道不道），但那文字的，或者艺术的世界不同，在里面，我们感知爱、理解与信仰。”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